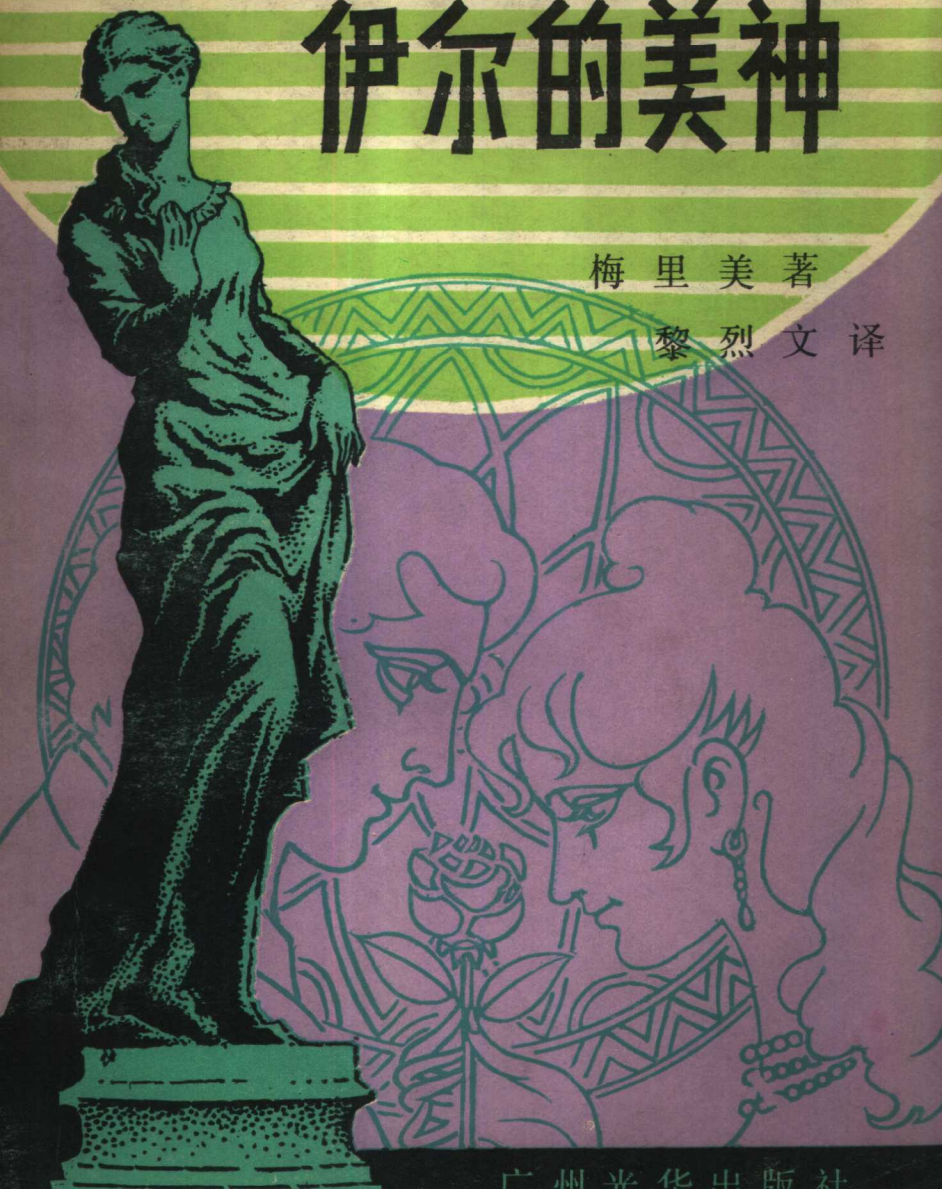


伊尔的美神

梅里美 著

黎烈文 译



广州光华出版社

伊尔的美神

梅里美 著

黎烈文 译

广州光华出版社

封面设计：姜正豪

扉 页：胡天震

G5/13 伊尔的美神
(中7—3/9)

D00100

重 版 前 言

梅里美 (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 是法国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的一生正好经历了拿破仑一世的第一帝国 (1804—1814)，波旁复辟王朝 (1814—1830)，七月王朝 (1830—1848)，第二共和国 (1848—1851)，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 (1851—1870)。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复辟势力互相较量的年代，是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年代。他的作品揭露了封建贵族的虚伪无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虽然，他在这方面比起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福楼拜，要稍逊一筹。但是他的作品手法精细，寓意含蓄，文笔简练，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令人读起来爱不释手。这本集子在1948年初版，收集了梅里美早期的八个中、短篇小说，三篇书简，和一篇戏剧。我们重新整理、装帧，用简化字横排重版以飨读者。

目 录

小说

伊尔的美神.....	3
查理十一的幻觉.....	43
方形堡的攻克.....	55
塔 莽 戈.....	65
托勒得珍珠.....	91
掷 骰 戏.....	95
埃特律利花瓶.....	117
玛特屋 法尔哥勒.....	149

书简

西班牙书简（三篇）	
一 斗牛.....	167
二 死刑.....	186
三 强盗.....	201

戏剧

献车记.....	219
----------	-----

后记	259
----------	-----

伊尔的美神



希望这座雕像对于我们亲切而又仁慈，因为她是那样的像一个人啊！

律襄：《喜欢说谎的人》❶

我走下加尼果❷的最后一个丘，虽然太阳早已落下，我还看得出平野上的小城伊尔的房屋；我正朝着这小城走去。

“你晓得，”我对昨天起便给我作着向导的加塔罗涅人说，“你一定晓得柏雷阿拉德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吧？”

“岂止晓得！”他叫说，“我认识他的房子像认识我自己的一样呢；如果天不这样黑的话，我会指给你看的。这是伊尔最漂亮的房子。他很有钱，真的，柏雷阿拉德先生；并且他还叫他的儿子和比自己更有钱的人家做亲呢。”

“这番亲事最近就要举行吗？”我问他道。

“最近！说不定结婚用的乐队都已雇定了呢。今晚，也许，明天，后天，我那里清楚！婚礼会在毕加利举行；因为柏雷阿拉德少爷娶的是毕加利的小姐呀。这会很热闹，真的！”

我是由我的朋友P先生❸介绍给柏雷阿拉德先生的。他

❶律襄 Lucien 是西历纪元后二世纪的希腊讽刺作家，所著 *l'homme qui aime les mensonges* 里，说有一个雕像每夜从台石上降下来兜圈子一节，无疑对于梅里美设想“伊尔的美神”时很有帮助。

❷加尼果 (Canigou) 是东比雷勒山 (Pyrénées orientales) 的最高峰，单独耸立于露西昂 (Roussillon) 平原。伊尔 (Ille) 是加尼果山麓的一个小城。这些地方原属西班牙加塔罗涅 (Catalogne) 省，从一六四〇年始入法国版图。

❸这里所说的P先生大概是梅里美的友人，露西昂的考古学者 François Jaubert de Passa (1784—1855)。并且，“伊尔的美神”里面的柏雷阿拉德先生也许就是这位先生的写照。

曾对我说这是一个学识丰富并且待人非常亲切的考古学者。他会乐于把周围十里路的一切废墟指给我看。而我知道伊尔附近一带很多古代和中世纪的遗迹，我想请他带我去参观那些地方。这第一次听人说起的婚礼，使我所有的计划都受着妨害。

我心想：我会成为一个打扰人家喜事的人。可是人家在等着我去的；P先生已经通知他们了，我非去不可。

“我们赌一个东道吧，先生，”当我们已经走到平地时，我的向导对我说。“我们赌一支雪茄，看我能不能猜着你到柏雷阿拉德先生家去干什么事情，好吗？”

“但这并不十分难猜的，”我递给他一支雪茄回答道，“在现在这时候，当人家在加尼果走了六里路，最大的事情是吃晚饭。”

“不错，但是明天呢？……听我说啦，我猜你一定是到伊尔来看那偶像的，对吗？我因为看见你给塞拉波纳[●]的圣徒们画过肖像，所以猜到这事呢。”

“偶像！什么偶像？”这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怎的！你在柏毕仰没有听到人家说起柏雷阿拉德先生在土里掘到一个偶像吗？”

“你是说一尊用土烧成的，用陶土制就的塑像吗？”

“不是。是用铜做的，那样多的铜可以铸出许多大钱呢。她有一口教堂里的钟那样重。这是我们在一株橄榄树下，在很深的土里发见的。”

“那么发见她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塞拉波纳 (Serrabona) 是露西昂的首府柏毕仰 (Perpignan) 附近的一个小城，这里有一所罗马时代的奇特的教堂。

“是呀，先生。半个月前，柏雷阿拉德先生叫我们，叫哲恩·珂尔和我，去把去年冻坏的一株老橄榄树连根挖掉，因为你一定知道啦，去年天气很坏呢。于是正当我们挖着的时候，那埋头工作的哲恩·珂尔一锄掘下去，我便听到一声：咣……仿佛他敲在一口钟上一样。‘是什么呀？’我说。我们一直挖着，我们挖着，忽然露出了一只黑色的手，就像一个从土里伸出来的死人的手一样。我呢，害怕起来了。我跑到柏雷阿拉德先生那里，对他说道：‘橄榄树底下有着一些死人呢！要把神甫请来才行啦。’‘什么死人？’他对我说。他跑来了，他一看到那手就叫喊道：‘一件古物！一件古物！’你会以为他发见了一个宝库呢。随后他使用锄挖着，用手掏着，忙个不停，他一个人几乎做了我们两人所做的事呢。”

“结局你们发见了什么呢？”

“一个黑色高大的女人，并且说句失礼的话，大部分身子赤裸着，先生，全部都是铜做的。柏雷阿拉德先生对我们说这是邪教时代的一个偶像……这是查理曼[●]时代的，总之是这样一回事！”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某一个毁坏了的修道院里的一尊铜制的圣母。”

“一个圣母！啊，得啦！……如果这是一个圣母，我会认得出来的。这是一个偶像，我告诉你；我们可以从她的神态上看出来。她拿一双大大的白眼睛瞧着你……她像要把你看透的样子。我们看着她的时候，真的，会把眼睛放低下来。”

“一双白眼睛？这一定是嵌在青铜里面的。这也许是罗

●查理曼（Charlemagne）即查理一世，为法兰族之王和西方皇帝，生于西历七四二年，歿于八〇四年。

马时代的什么雕像吧。”

“罗马时代！对啦。柏雷阿拉德先生说这是一个罗马时代的女人。啊！我已经明白你是一个和他一样的学者了。”

“那雕像是完整的，好好地保存着的吗？”

“啊！先生，她什么都不缺少。这比那放在市政府的，用着色石膏做的路易·菲立普^①的半身像还要漂亮，还要完美。可是尽管如此，这偶像的脸孔却不中我的意。她现出阴险的样子……并且也的确是阴险的呢。”

“阴险！她对你做过什么阴险的事吗？”

“倒不是恰恰对我做过；可是你听下去就会明白的。我们尽力将她竖立起来，柏雷阿拉德先生虽没有比一只小鸡更大的力气，他也拉着绳子，这位好先生！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站直。我去捡了一块瓦片把她塞住，恰在这时，哗啦啦！她整个身体仰面倒下了。我说：‘当心下面呀！’可是慢了一点，因为哲恩·珂尔已经没有来得及抽出他的腿。……”

“他受伤了吗？”

“象一根支柱一样完全折断了，他那可怜的腿！唉！我看到这情形时，我，我生气极了。我要用锄头把那偶像一顿打坏，可是柏雷阿拉德先生将我拉住了。他给了哲恩·珂尔一些钱，但他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已经在床上睡了半个月了，医生还说他以后再不能用这条腿走路象用另一条一样。这真可惜呢，他是我们当中最会跑路的，并且除开柏雷阿拉德少爷以外，他是最会打网球的人。因此柏雷阿拉德先生的公子亚尔芬斯为着这事纳闷着，因为珂尔是他的配手呀。瞧着他

^①路易·菲立普 (Louis—Philippe) 是法国国王，生于一七七三年，歿于一八五〇年。

们把球打过去，那真好看呢。拍！拍！它们从来不会碰到地面。”

我们一面这样扯谈着，一面走进了伊尔城，我没有多久就会见柏雷阿拉德先生了。这是一个矍铄而又活泼的，身材矮小的老人。他脸上扑着粉，鼻子红红的，显出快活而又诙谐的样子。他在展读P先生的介绍信以前，便请我坐在一个丰盛的食桌前面，把我作为一个著名的考古学者介绍给他的太太和儿子，说我会把那由于学者们的漠视而一直陷在遗忘之境的露西昂拯救出来。

我一面很有味地吃着（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山间的新鲜空气还要使人开胃了），一面观察着我的居停们。我已有一两句话说到柏雷阿拉德先生，我得添上一句：他即是“活泼”的化身。他说着，吃着，站起身来，向他的书斋跑去，给我拿来一些书籍，把一些版画指给我看，斟酒给我喝；他没有安静过两分钟。象大部分过了四十岁的加塔罗涅的妇人一样，稍嫌肥胖的他的太太，看来像是一个专心照料家务的，十足道地的乡下女人。虽然晚饭至少足够六个人吃，她却跑到厨房，叫人杀了一些鸽子，煎了一些玉米糕，开了不知多少罐的果酱。转瞬之间，桌上便堆满了盆子和瓶子，如果我把人家请我吃的东西每样都尝一点点，我也一定会因为消化不良而送掉性命。可是，我每次辞掉一盆食品，人家便要从新道歉一次。人家害怕我会在伊尔感到非常不舒服。在乡下地方是那样的什么都不方便，而巴黎人又是那样的什么都看不上眼！

当那父母走来走去的时候，柏雷阿拉德先生的公子亚尔芬斯却像一尊“泰默”^①一样毫不动弹。这是一个二十六岁

① “泰默”（Terme）是罗马人的境界之神。

的高大青年，相貌漂亮而又端正，但是缺乏表情。他的身材和他那运动家似的形态，证明当地人士送给他的网球健将的名声可以当之无愧。这天晚上他完全按照时装杂志最近一期的插图打扮得漂漂亮亮。可是我觉得他受着衣服的拘束，套在天鹅绒的领子里，他僵硬得象一根木桩，并且只能拿整个身躯来转动。他那双被太阳晒焦了的大手，以及他那短短的指甲，和他的衣服成了奇妙的对照。这是一双从摩登少年的袖管里伸出来的种田人的手。并且，他虽然把我当作巴黎人，非常好奇地将我从头看到脚，他这晚却仅只向我说过一句话，那便是问我的表练是从什么地方买来的。

“好啦！亲爱的客人，”晚饭快要完毕时，柏雷阿拉德先生对我说，“你是我的了，你住在我家里。除非你把我们山岳地方一切稀奇的东西都已看过的时候，我再不会放你走的。你一定要学会认识我们的露西昂，并给它以正当的评价才行。你一定不会怀疑我们将要指给你看的一切。腓尼基、塞尔忒、罗马、亚拉伯、拜占庭的建造物，你会看到一切，从柏香树一直到排香草。我要带着你把什么地方都走遍，我不会让你少看一块砖头。”

一阵咳嗽的发作逼着他把话停住了。我乘这机会向他表示：在一个对于他的家庭是那样关系重大的场合，我却要来打扰他，实在感觉非常抱歉。假使他肯对于我要在这附近进行的考察给以珍贵的指示，不必麻烦他陪伴我，我可以……

“啊！你是指着这孩子的婚礼说的啦，”他大声打断了我的话。“这是没有关系的事情，后天便会完毕的。‘你可以和我们一道出席婚礼，象自己人一样，因为新娘正在一个把财产留给她的伯母的丧中。因此毫没有铺张，也不会有跳舞会……这真可惜……否则你可以看到我们加塔罗涅的女人跳

舞……她们都生得漂亮，也许你会想摹仿我的亚尔芬斯呢。有人说一个婚礼会引来别的婚礼……星期六，两小口子结婚后，我便自由了，我们便可以跑路了。我得请你原谅我拿一个乡下婚礼来使你感着厌倦。对于一位见惯了热闹场面的巴黎人……并且这还是一个没有跳舞会的婚礼呀！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新娘……一个新娘……请你随后把对于她的批评说给我听吧……可是你是一位严肃的人，你已不再注意女人们了。我有着比这更好的东西给你看呢。我会叫你看一样东西！……我有一件叫你吃惊的宝物留着明天给你看吧。”

“天哪！”我对他说，“自己家里有着一件宝物而外间没人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呢，我相信已经猜到你准备使我吃惊的东西了。但如果这是指着你的雕像的话，那么我的向导对我所作的描述，不过更加引起我的好奇心并使我怀着向往之忱罢了。”

“啊！他曾对你说起过偶像，——因为他们是这样称呼我那漂亮的美神杜尔……可是我什么都不愿意对你说。明天，天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她，随后你要对我说我相信她是一件杰作有没有道理。好啦！你来得真是再巧没有了！有些铭语，不学无能的我，只好照着自己的方式加以说明……可是一位巴黎的学者！……你也许会要嘲笑我的解释……因为我写了一篇论文……这在和你说话的我……上了年纪的乡下古物研究者……我要出个风头试试看……我要印刷很多……假如你肯替我看一遍并给我一番斧削的话，我可以希望……随举一例吧，我极想知道你们怎样翻译这刻在台石上的铭语：C A V E……但我现在还什么都不想问你；明天，明天！今天不要说起一句关于美神的话！”

“你暂时放下你的偶像这才对啦，柏雷阿拉德，”他的

女人对他说，“你该瞧出你使得客人不能吃饭呢。算了吧，客人在巴黎看到过许多比你那偶像漂亮多了的雕像呢。杜伊勒理宫就有十多个雕像，并且也是用青铜造的。”

“这真是无知啦，乡下的纯洁的无知啦！”柏雷阿拉德先生打断了她的话。“把一件奇妙的古物和库斯托●的平凡的雕像来比较！

用着多么无礼的言辞

谈着神祇，我的妻啊！●

你知道我的女人要我把雕像熔掉去给我们的教堂铸一口钟吗？因为这样她便可以做这口钟的命名者啦。把一件米龙●的杰作熔掉，先生！”

“杰作！杰作！她真做了一件漂亮的杰作呀！把一个人的腿子弄断了！”

“我的女人，你看到吗？”柏雷阿拉德先生以一种坚决的语调说，同时把他那穿着花丝袜的右脚向她伸着，“如果我的美神把我这只腿子弄断了，我也不会惋惜。”

“天啊！柏雷阿拉德，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幸亏那人好了一些……可是我真不愿意看到这个弄出那样祸事来的

● 库斯托 (Nicolas Coustou, 1658—1733) 是法国有名的雕刻家，凡尔赛宫和杜伊勒理宫的许多装饰雕刻都是他的作品。

● 这是套用莫理哀名剧 *Amphitryon* 第一幕第二场里面的台词：

用着多么无礼的言辞

谈着神祇，这傻小子！

● 米龙 (Myron) 是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家，西历纪元前五世纪时代的人。

雕像。可怜的哲恩·珂尔！”

“受到美神的伤害，先生，”柏雷阿拉德先生打着哈哈说，“受到美神的伤害，那俗物在怨恨着。”

Veneris nec praemia noris

有谁不曾受到美神的伤害呢？”

对于法文比对拉丁文更加了解的亚尔芬斯先生，以一副聪明的样子对我眯着眼睛，他瞧住我好象要向我问道：“你呢，巴黎人，你懂得吗？”

晚饭完毕了。我停住不吃已经有一小时了。我感着疲倦，我忍不住时时打着呵欠。柏雷阿拉德夫人首先窥见这情形，并且看出已经到了就寝的时候。于是又开始一番对于我要去睡的这简陋的卧处的道歉。我不会像在巴黎一样。乡下地方是那样的不便！对于露西昂人必须宽容一点才行。我尽管辩说在山间走过一段路程以后，一束干草也会成为愉快的卧具，人家仍旧请我原谅那些不能照着自己心愿那样好好款待我的可怜的乡下佬。我终于由柏雷阿拉德先生陪着上楼到那指定给我的房间去了。上面一段是木造的楼梯，通到一条过道的中间，有好几个房间朝着这过道。

“在右首，”我的居停对我说，“这是预备给未来的亚尔芬斯夫人住的屋子。你的房间是在过道的另一端。你一定觉得，”他以一种想要把话说得婉曲一点的样子补说道，“你一定觉得应当将新婚夫妇隔离起来才对吧。你住在这房子的一端，他们住在另一端。”

我们走进一间摆设很好的房间，房里第一件引起我注意

● 这是著名拉丁诗人 Virgile 的作品 Eneide 中的一句，意即：“你难道不会认识美神的礼物吗？”

的东西是一张七尺长六尺宽的床铺，并且这床铺是那样高，要有一只矮凳垫着才能够上去。我的居停把叫铃的地方指给我看了，并且亲自看过糖瓶里面是不是盛满了糖，香水瓶子是不是恰好放在梳妆台上，几次问我还缺少什么没有，随后，才和我道了晚安，让我一人留在房里。

窗户是关着的。我在脱去衣服之前，开了一扇窗户呼吸夜间的新鲜空气，经过一顿长久的晚餐以后，这种空气使人舒服极了。正对着窗户是加尼果山，它是无论何时都显得壮丽的，而今晚被皎洁的月光照耀着，我更觉得它是世间最美的山了。我把它那奇妙的侧影眺望了几分钟，当我快要关上窗户时，我把眼睛低下来，突然瞥见那立在离开房子十一二丈远的基石上的雕像。她放在一道将一个小小花园从一片宽广的完全平坦的方场隔起来的生篱的角上。这方场，我后来才知道是市有网球场，本是柏雷阿拉德先生管业的这块土地，由于他的儿子的有力的要求，他才把它让给了公家。

从我所在的距离上，我很难看出那雕像的姿势；我只能判断她那看来约有六尺左右的高度。恰在这时候，有两个市内的顽童从网球场上走过，他们和生篱靠得很近，边走边在口里吹着露西昂的漂亮的曲子“壮丽的山”。他们停下来瞧着雕像；其中的一个甚至对她大声叱骂着。他说着加塔罗涅语；可是我在露西昂已经相当长久了，可以大略懂得他说着什么。

“你原来在这里呀，坏东西！（在加塔罗涅话里，比较更加厉害）你在这里呀！”他说道。“那么把哲恩·珂尔的腿子弄断的就是你啦！如果你是我的，我会把你的颈根敲断呢。”

“呸！你用什么去敲呀？”另一个说。“她是铜制的，并且是那样坚硬，爱铤勒在试着去毁坏她时，将锉子都弄断